

林 草
肯 原
時 代
的

卡爾·桑德堡著
謝叔斐譯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by Carl Sandburg



庫文國美

版出社界世日今



肯林的代時原草

譯斐叔謝 著堡德桑·爾卡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by Carl Sandburg. Copyright 1926 b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opyright 1953 by Carl Sandburg.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January 1966
Second printing	May 1970
Third printing	April 1975

草原時代的林肯

著者：卡爾·桑德堡

譯者：謝叔斐

封面設計：李維陵

出版：今日世界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五二一七號

承印：非中文化出版社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第二〇二號

定價：港幣三元·新台幣三十元

一九七五年四月第三次印刷

關於作者

卡爾·桑德堡於一八七八年一月六日，在伊里諾州的加勒斯堡出世。他畢業於加勒斯堡的倫巴德學院，此後他接受了很多榮譽學位。頒給他榮譽學位的有哈佛，耶魯，紐約大學，西北大學，諾克斯學院，威斯勒大學，敘拉古大學等等。三十歲時，他和莉莉安·史泰忱結婚，她的哥哥是一位偉大的攝影家。桑德堡作過密瓦基市市長的秘書，美國陸軍中的列兵，新聞記者，編輯，電影劇本作家，民歌採集者，詩人，和林肯傳記專家。一九五〇年，他獲得普立茲詩歌獎，一九五二年獲得美國學藝研究院的歷史金牌獎，此外還得到其他一些文學獎。桑德堡的第一本著作是芝加哥詩集，現在書店裏還可以買到這本書。他的唯一小說，相思岩，出版於一九四八年。草原時代的林肯第一版於一九二六年問世，第二部份，戰爭時代出版於一九三九年。

引言

下面轉載的是卡爾·桑德堡於亞伯拉罕·林肯誕生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演說，原載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國會議事錄。

衆院議長：現在我能夠向各位介紹一位研究林肯的權威學者，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光榮，他所知道的關於亞伯拉罕·林肯的生平，時代背景，希望和抱負，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多。他曾窮畢生之力，研究這位偉大而善良的巨人，並把他的所見所得筆之於書。我覺得非常愉快和榮幸能夠向各位介紹這位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歷史學者，卡爾·桑德堡。（鼓掌，全體議員起立。）

桑德堡先生：在宣讀講詞以前，必須說明剛才的介紹和熱烈的歡迎使我感到受寵若驚，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實在沒有可以自滿的地方。

在人類的歷史中，一個人的性格既像鋼鐵，又像絲絨是不常有的事情，他堅硬如岩石，柔和如飄浮的雲霧。在他的性格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聲勢嚇人的風暴與清澈無波的平和。幾千年來，據說在若干地方曾經出現過一些具有這種相反性格的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今天出生的曠世之才

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不是這種性格的最爲完美的體現，但也十分近似了。一八六五年四月，丁香花開的時候林肯逝世了，火車載運裝着遺體的棺木向西向北走了一千哩路，美國人民哀慟之情前所未見，悲悼的鐘聲如泣如訴，城市都披上了黑紗，靈車在沿途七大城市經過時，行人都含淚肅立，脫帽致哀，最後到達伊里諾州春田市，林肯的家鄉。在他任職總統的四年中，特別是最初三個月內，他有時施行獨裁權力；他統率彼時最有力量的軍隊進行現代化的戰爭；他在美國歷史中第一次實施徵兵制度；在緊急情況下，他廢除了人身保障法；在內戰中，他對瘋狂、放肆的羣衆力量，從政治上和精神上加以指導和節制；他曾力主避免這場戰爭，呼籲用有償解放的辦法來解決奴隸問題。奴隸是財產，他們和牛馬一同登記在賦稅簿上，每個奴隸的名字後面記錄有他的價值。有償解放奴隸的辦法不能施行，林肯以其據有戰時權力的元首身份，簽發一項命令，宣佈由於軍事上的需要，釋放奴隸。由於他的鼓勵和行政命令，使這些合法的財產所有人最後損失了將近四十億美金的財產；財產等於被沒收，一瞬之間化爲灰燼。三百年來大家公認的合法財產被沒收了，而物主並未得到補償。

戰爭開始的那個月他告訴他的秘書海約翰說：

不堅持任何政策，就是我的政策。

三年後他寫信給肯塔基一個朋友，這封信後來公開發表了，他在信中坦白承認：

時勢一直在控制着我。

蓋茨堡演說詞是神聖的文件，可是其中也帶有這種奇怪的色彩：

我們不能使這片土地神聖——我們不能使它尊嚴。這些勇敢的人們，活着的和死去的，他們在這裏奮鬥，已經使這塊土地神聖。它的神聖遠非我們的能力所能增減。

他本可以說：「這些勇敢的聯邦人民。」他是否有意略去「聯邦」這個字？他是否在努力使他自己和他的言語不帶感情色彩，因為在和平與和解已經開始的時候，翻舊賬是件不好的事情？他是否有意留下一個暗示，意指會在這裏奮鬥過的，活着的和死去的，勇敢的聯邦軍士和勇敢的南部邦聯軍士？究竟他的真意何在，我們無法肯定。他是否在說話時，想起了肯塔基那位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的父親，一個服役北軍，一個服役南軍；在他們的雙人墓碑上老父鐫了這樣的一句話：

「天知道誰有理」？這一點我們也不知道。他的變動不定的政策，目的是要拯救聯邦。最後，他的軍隊獲勝，他的國家成了世界上的一個強國。一八六四年八月他寫了一個備忘錄，根據當時全國情況，他預料在十一月的大選中他會失敗。那年八月是最黑暗的時期。突然的軍事勝利使形勢於他有利；選舉結果他得到二百二十萬票，反對者得到一百八十萬票。他的政敵中，包括電報發明人撒姆耳·摩斯，和發明刈禾機的居魯士·馬科米克。北部各地社會中有力量有地位的人士大多數在精神上支持南部邦聯的全部重要主張，大概有一百多萬選民相信南方的理由正大。在遍地烽火中，他堅決主張密西西比是必須屬於整個國家的一條河；連接東西兩岸的鐵路必須加緊進行，並使聯邦太平洋鐵道成爲事實。在戰爭前途未卜，希望若明若滅的時候，在統兵人員喪師失利的時候，他團

結了足夠的北方力量，組成新的軍隊並予它們以裝備供應，直到找到新的將領；這些傑出的將軍們爲了要打勝仗使用了一切恐怖的破壞手段，南北兩軍表現出的英勇和犧牲精神絕非言語所能形容。由於兩種互相衝突的文化所造成的巨大損害，使他感到羞愧和內疚，常常覺得無話可說，他也就大說話；他經常通宵不眠，有時有人看見他在獨自流淚，哭泣中顯露出一種莊嚴偉大的神情。有一天夜晚，他在華盛頓近郊士兵之家附近騎馬巡行時，一顆子彈打掉了他的帽子；他在林邊親眼看見一個心愛的兒子死去；他的妻子被誣通敵，到了最後不得不親自爲她辯護。白宮裏的一個印第安那人有次聽見他說：「伏爾希，像我這樣一個連鷄也不會殺的人，會被挑選來進行這場血腥的戰爭，你不覺得奇怪嗎？」那撒尼爾·P·班克斯將軍是一個民主黨黨員，曾作過三任麻薩諸塞州的州長，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四十八個郡內聯邦軍隊控制了十七個郡，班克斯將軍是這個區域的行政長官；路易斯安那的奴隸有四分之一在這個區域內，他試圖在行政方面對這位將軍加以指導。他在信內表示希望這個州在行動上承認解放宣言：

它既已經承認這個宣言，我認爲它不妨採取一些實際辦法，使兩個種族能逐漸地從舊有的相互關係中解脫出來，讓大家對於適應新的環境能夠有較好的準備。年輕黑人的教育應列入這項計劃之中。

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韓邁可係於一八六四年當選，當時只有男的白人有選舉權。林肯寫信給他

說：

你處即將召開代表大會，在討論中可能涉及選舉權的問題，我在這裏提出一個建議供你私人考慮，有一些黑人是否可以列入——例如那些非常聰明的黑人，特別是那些曾在我軍中英勇作戰的黑人。

在百萬字左右的林肯言論的記載裏面，他對自己的解釋，比有些自願對他加以解釋的人所提出的解說，都更為精確。他於一八五八年國會首次集會時，發表的一家分裂講演詞，開頭那幾句直白的話今日還用得着：

若是我們事先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意願『何往』，我們對於應該『做甚麼』和『如何做法』的問題，就能够有一個更好的判斷。

一八五五年他寫信給肯塔基的朋友左叔亞·史匹德說：

我覺得我們墮落得很快。作爲一個國家，我們公然宣稱說：『所有人類生而平等，但黑人_{是例外。}』一旦無知者（當時美國的一個反動政治團體——譯者注）獲得政權時這句話就會變成『一切人類生而平等，但黑人，外國人和天主教徒是例外。』真要到了這一天，我寧願移居到外國去，在那裏沒有人冒充愛好自由。

他在白宮露台上向白宮草地上聚集着的羣衆所說的一句話顯得特別的溫和親切：

我從未有要使任何人苦惱。

他曾經向一位軍事總督說道：

我不會使壞心眼；我要應付的問題太大，不是用奸謀詭計所能解決的。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一日他咨送國會的文件當中說：

在目前這樣的時候，凡是不願對時間和歷史負責的人，最好不要說話。

他像古代讚美詩作者那樣警告國會：

同胞們，我們無法逃避歷史的公論。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後世的人將不會忘記我們。不管我們地位是否重要，誰也逃不了責任。嚴格的歷史裁判將決定我們千秋萬世的聲名：是光榮還是恥辱。

在要求國會忘記拋棄舊傳統時，他的話說得深刻而有才氣：

過去和平時候的教條，無法應付目前暴風雨般的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思想，我們必須採取新的行動，我們必須解放自己。

激勵人們的思想和意志，使他們創造海上奇跡鸚鵡螺號潛艇的就是這一類的話。

很多其他國家的人，現在都把林肯當成是他們自己的偉人，他也屬於他們。一提到他，人們便會想到他的端莊正派，他的誠實的作風，坦白的談吐，和說不完的滑稽故事。「從他的出身看——你能够說他不了解我們這些在艱苦中奮鬥的人嗎？他整個一輩子，直到最後，不都在堅強地奮鬥着嗎？」在國內和海外隨處你都會聽見這樣的談話。千百萬人把他當成崇拜的偶像。他們希望看

見他所具有的那種東西，能够遍及全世界每個地方。民主精神嗎？我們無法確切地指出它究竟是甚麼，但是他確具有這種東西。它是他的血肉的一部份。在他的演說和文章中你可以找到它。它究竟是甚麼呢，全政府嗎？共和制度嗎？人民有最後決定權，可以告訴他們選出的領袖，他們需要的是哪種政府嗎？他確實具有這樣的想法。可是，要確定這個東西究竟是甚麼，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這是一個謎，只能從生活中去體驗，無法用言語來作充分的說明；在他人格的光輝一面和陰暗一面都有它的存在。

我們的好朋友，詩人兼戲劇作家馬克·范·多倫告訴我們說：

我覺得在某些方面林肯似乎是自有人類以來最有趣的人物，他爲人溫文爾雅，但溫和之中帶有可怕的剛強，有如鋼鐵一樣地堅硬。

林肯希望後人留下怎樣的記憶呢？這個，我們可以從目前這間屋子的氣氛裏找到答案。他的敬愛的朋友，伊里諾州的衆議員歐文·拉甫卓於一八六四年五月逝世，朋友們寫信通知他，他回信說因爲公務太忙，無法參加他們爲拉甫卓修造大理石紀念碑的工作，林肯在信末說：

他將得到兩個紀念碑；除了這個大理石的紀念碑外，在那些以忘我精神爲全人類自由而奮鬥的人的心中，還有一個更牢固更耐久的紀念碑。

今天，也許我們可以說，那個牢固而耐久的林肯紀念碑依然無形地存在在那裏；今天，明天，

直到很久的將來。它屹立在熱愛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田裏——我國在每一危險時期都有這樣的人出現——這些人知道，只要有自由存在的地方，就有爲它艱苦工作、戰鬥、犧牲的人存在。

謝謝你們。（鼓掌，全體議員起立。）

禱告

衆院議長：現在請參院牧師菲特烈布朗·何瑞斯博士爲我們祈禱。

何瑞斯博士：我們的天父上帝，在這個全國感恩和紀念的聖禮中，我們的心中剛剛得到了一位現代先知的啓示，和你的幫助。

請你賦予我們，你的僕人，亞伯拉罕·林肯的信心和忍耐，使我們能够順利渡過這一艱苦的考驗時期——像他一樣——

忠於一切全世界否定的真理，

決不爲鍍金的謊言所惑，而閉口不言；

在一切人的心目中他不一定常常都對，

但是他忠於自己的良心。

亞們。

作者序

在我還是一個正在發育的孩子的時候，在伊里諾州一個草原市鎮中，我看見曾經在格蘭特和薛爾曼將軍麾下作過戰的士兵行列，在街上經過；我傾聽那些知道亞伯拉罕·林肯的老前輩講故事。一八九八年我二十歲，服役於伊里諾州第六志願兵團，率領我們遠征波多黎各的是納爾遜·A·邁爾斯將軍；一八六四年，他在波多麥克軍團中任少將旅長，曾經參加這一年中最兇惡的幾次血戰。我們的制服和當年波多麥克軍團的制服一色一樣，淡藍色的褲子和有銅鈕扣的深藍色上裝。我們在波多麥克河中游泳；在查爾士頓海港中游泳時，我們可以看見桑謨特堡。

在那個時期和地方流傳着的關於林肯的故事，是以伊里諾州為背景。在三十五年的醞釀時期中，我計劃用筆描畫出一個亞伯拉罕·林肯的形象；構思中的林肯是一個小地方的律師，和一個草原政治家。但當我寫完草原時代這本書時，林肯這個人在我的心中繼續成長發展，使我欲罷不能，於是，接着我又寫完了戰爭時代。現在離開草原時代（共兩本）的出版已經二十八年，離開戰爭時代（共四本）的出版已經將近十五年，我試圖把林肯一生的主要事跡壓縮，精減成一本書出版。

在本書中我會經參考，使用一些新的資料和研究結果，它們可以使我們對於林肯的生活和人

格，得到一些新的了解。自從二十年代早期我開始寫草原時代以來，在這三十多年當中，有很多人對林肯就任總統以前的生活，進行了深刻廣泛的研究。自林肯逝世後，對他一生的事跡和那些流傳着的類似神話的故事，從來沒有像近三十年來這樣嚴格而徹底地考證過。本書的第三卷末尾列有我所引用的資料來源。

華爾特·惠特曼眼中的林肯是「十九世紀這幕緊湊戲劇書面中最偉大的人物。」在這個範圍廣闊的人類鬪爭的漩渦裏，林肯是一位偉大的中心人物；可是對於他的生平，我們發現了一些不連貫和前後不符的地方。說故事的人受了時間和空間的嚴格限制，只能選擇那些他認為是顯明、動人而有啓發性的事跡來講。每一個林肯傳記作家，對於他希望包羅在他書裏面的林肯的書信和講詞，都不得不全部或部份加以放棄；這一點部份地說明了，何以每一本林肯傳和其他一切的林肯傳都不盡同；每一個作者對於用來說明林肯的爲人和一生事跡所需要的素材，每一句話，每一段文章，都必需自己加以選擇，決定。

未經發表過的林肯書札偶有發現，但是我們並不希望從這些信當中得到任何重要的新啓示。最近在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林肯致法官大衛·戴維斯的信件發表了，我在這本書中引用了這些信，它們更爲深刻地表現了林肯的靈活的政治手腕。一九四七年七月廿六日午夜國會圖書館內舉行了羅勃·T·林肯私人秘藏文件展覽會的開幕禮；這些文件從未對外公開，因此這是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情。在此後的五天中，對於展出的一萬八千三百件信函，電報，手稿和其他的資料，我替一家報業聯合組織盡我力之所能，寫了報導，總共佔了七欄地位。在場的十四位研究林肯的學者和作家一致同

意，認為這些文件雖然沒有提供任何重要的新發現，但是，它們使已知的，那個偉大而難於捉摸的林肯形象，顯得更為清晰，更為突出。我同保羅·殷固談起一位專愛諷刺人的報紙主筆，他稱我們為「聖人崇拜者」，保羅說：「這個國家現在正需要一些真正的聖人。只要你干涉其他聖人崇拜者的事情，你可以選擇自己嚮往的聖人來崇拜，這是這個國家的好處。」

羅愛·P·巴斯勒曾經把一百多萬字的林肯講演辭和文章反覆讀了幾遍，最後他說道：「把林肯一生的各種經歷愈是詳細地加以追究……就愈覺得他的偉大，英才天縱，非言語文字所能完全解釋。」楊基·G·布拉德福特說得最為扼要：「他仍然在微笑，仍然讓人無法看透。」

堪薩斯州的荷馬·科和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在眾議院裏說：

「關於林肯沒有新鮮的東西可說。對於高山，大海和星星我們都沒有新鮮的東西可說。歲月不居，時光如流，但是同樣古老的山峰高聳雲端；同樣神秘的大海拍打着海岸；同樣沉寂不語的星星，在黑夜中守護着塵世上的勞碌衆生。但是人們對於高山，大海和星星永遠都抱着一種崇敬的感情。對於林肯也是一樣。因為他的靈魂偉大如高山；他的心裏充滿帶着神秘色彩的孤獨與寞寂，一如大海；他的堅貞，和爲人類服務的精神一如星星。而且他擇善固執，永久不渝。」

在林肯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日巴西駐美大使左坤·拉布科說：「時代變化的速度愈來愈快，我們今天無法知道一百年以後世界的情形。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二〇〇〇年時人類的理想和一九〇〇年時不會相同。那時統治各個國家的政治思想如何，今天無法預測，正如十七世紀之不能預測十八世紀的政治思想；後者即使在今天仍有部份影響力。但是，不管將來的趨勢如何，權威的力量抬

頭也好，自由的力量抬頭也好，林肯故事的光輝和它的啓發性，將永遠隨着時間的前進而日益增加，因為他是這兩種精神力量的最高化身。」

卡爾·桑德堡

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序於北加羅林那州，平岩之康列馬拉農場。

目 錄

引 言

作者序

- 一、荒野中的開始……………一
- 二、在新撒冷的日子……………三
- 三、年輕的州議員……………五
- 四、春田的律師……………九